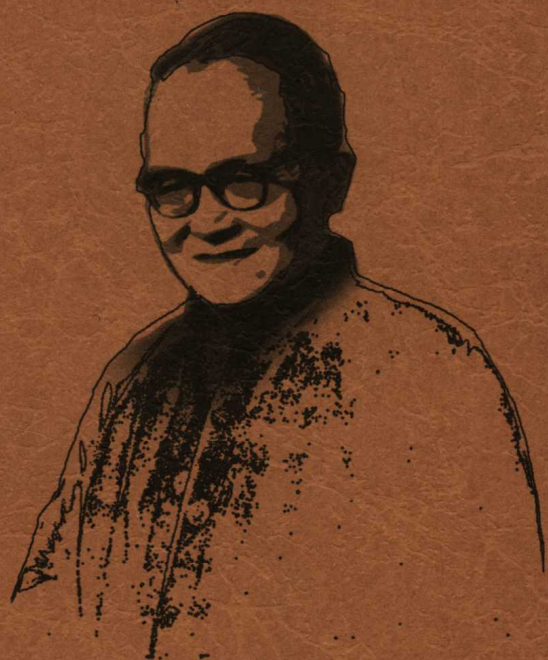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認識的
錢鍾書

吳泰昌

吴泰昌

我認識的錢鍾書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认识的钱锺书/吴泰昌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5. 4

ISBN 7-5321-2816-4

I. 我… II. 吴… III. 钱锺书(1910-1998) - 生平事迹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2694 号

责任编辑: 韩 樱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封面题字: 王梦石

我认识的钱锺书

吴泰昌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e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 www. slc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6.25 图文 195 面

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100 册

ISBN 7-5321-2816-4/K · 205 定价: 2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662100









帶志。果上之中，有數部焉，
其意不許我，所不各人行列。
連天者，亡即此作罷。意出
告，請代我推諉，至感。
物以稀為貴，若我為足家，亦為
不害，何不稀稀罕，物思之，一嘆
即致。
敬禮！
上
廿六日
廿六日

陳孝西謹啟

廿六日

春兄：
遇談甚暢，而以吃糖煮飯
結束，未免掃興。談話……
大智以後，桂東上並無
層層為紹多同志山歌詞義
然想係為適中收購度

目录

秋天里的钱鍾书·····	1
关于《旧文四篇》·····	11
不愿重印《谈艺录》·····	21
听李健吾谈《围城》·····	31
忆及柯灵《钱鍾书创作浅尝》·····	41
“瓮中捉鳖”记·····	51
朱光潜与钱鍾书的一段文缘·····	67
学者的书房·····	81

姓钱的，不迷信“钱”	91
电视剧《围城》播映随记	103
在三里河，最后一次看望钱老	109
病中探望	117
杂忆与琐记	125
奖勉晚辈	149
一本刚翻开的大书	169
编后赘语	177

秋天里的钱鍾书

我见到钱鍾书先生很晚，但记住他的大名并不晚。50年代中期进入北大中文系，常听到老师在闲谈时称赞他才学惊人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我的老师中，有的是他的同学，有的还是他的师辈，都是成就卓著的名教授，平日是难得佩服他人的。老师们的这些话语，对一个刚刚踏入文学门槛的青年，烙下的印记自然是深深的。

对钱鍾书先生有了点具体了解，还是在读了他的著作之后。60年代初，我留校当研究生期间，阅读的选择自由度比本科时大多了。我从校图书馆借阅了钱先生40年代出版的几乎全部作品：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、短篇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、长篇小说《围城》、理论研究集《谈艺录》。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宋诗选注》和1962年在第一期《文学评论》发表的《通感》，是朱光潜老师推荐给我的“不可不读之作”。记得朱先生说过，《通

樹暖多點點助清寒一樹出心
 攬長指顧深聲別緒清
 連風月還愁端芳魂後夢
 頻推枕懷遠信高更倚欄
 驗冰滋霜彩態輕香可知青女
 欲燒難忘

雲外歸唐

春昌才子書長

槐末



感》比《谈艺录》好读，只有钱锺书写得出。由于自己的学识阅历的关系，当时不可能深入把握钱先生著作博大精深的内涵，甚至有时过文字关也颇费力。不过，对钱锺书先生的崇敬，由此在心底切实地升起。

我初次见到钱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是在1977年。当时《文艺报》尚未复刊。我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待了一段时间。为了支撑复刊不久的刊物，主编要我们千方百计多约些名家的稿子。我先去求叶圣陶先生。编辑部就在叶老家对面，上班或下班前后，不时去看望他，慢慢熟悉起来。我磨到了叶老好几篇大作，叶老还介绍我去向俞平伯先生求援。有一次叶老从开明书店出版《谈艺录》谈到了钱先生。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钱锺书，还有杨绛，我说一直想去拜访他们，听说钱先生正潜心巨制，不愿为报刊赶写应时之作，去了怕碰钉子。叶老听了我的顾虑大笑着说：别怕碰钉子，他们待人很好，钱锺书有学问，人也健谈，拿不到稿子，听他们聊聊也长见识。经叶老的鼓气，我决定贸然去看望钱先生夫妇。

在一个金色秋天的下午，我来到三里河南沙沟他们的新居。来开门的是杨先生，当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后，她微笑着轻声叫我稍等，并很快将我引进客厅。只见客厅东头书桌有人在伏案写作，清瘦的脸，戴一副黑宽边眼镜，我知道这就是钱锺书先生。他抬头见我站立着，连忙起身走过来：欢迎，欢迎！我在客厅西头靠近杨先生书桌的一张沙发上坐下，杨先生给我一杯清茶，钱先生在我正对面的一张转椅上坐下了。客厅宽大、明亮，秋阳映照在一排深黄色的书橱上，色调和谐，给人以温馨的感觉。正当

我端杯喝茶时，钱先生突然起身摆着手大声地说：写文章事今天不谈。碰钉子我已有思想准备，但没想到碰得这么快，这么干脆。还是杨先生观察细腻，见我有点局促，茶杯在手中欲放不下，便主动岔开话题，问我最近到过哪些地方，知道我刚从上海回来，便急切地问：见到巴金先生、柯灵先生没有？他们身体好吗？我将所见所闻一一告知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，钱先生的谈兴也上来了。我静心地听他谈，杨先生在一旁也听着，偶尔插话。钱先生关心地问起了阿英先生身后的状况。他那天所谈，主要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些名著和中国近现代文坛的趣事。跟随他在书海遨游，他的饱学中西，使我大长见识，他的睿智、幽默、诙谐、风趣的谈话，使我获得少有的轻松和愉悦。当室内阳光渐渐黯淡时，我才意识到该告辞了。作为一名编辑，在钱先生面前，初次，不，之后多次，我都是个不称职者，我记不起从他和杨先生那里约到过哪篇大作，但是他们的谈话对我素质修养的提高大有教益，对我具体的编辑业务也有许多宝贵的提示。钱先生未必料到，初次听他谈话时，由于他多次忆及郑振铎先生，我才不忘次年郑先生因公遇难二十周年之际为《文艺报》约请冰心先生写了《追念振铎》一文。事隔多年，还得补谢钱先生、杨先生二位。

初见钱先生之后，一年多，与他们没有联系。有时很想再去请教，想到他正忙于《管锥编》的写作，应酬也日益增多，不忍心打扰他们。没想到体衰多病的钱先生还在惦记我这个晚辈新朋友。1978年12月，我突然接到钱先生的信，信中说：“去秋承惠过快晤，后来，听说您身体不好，极念。我年老多病，渐渐体贴到生病的味道，不像年轻时缺乏切身境界，对朋友健康不甚关

心。奉劝你注意劳逸结合，虽然是句空话，心情是郑重的。”钱先生的这句“空话”，却沉甸甸地流入我心底。虽然读到他的信时，我已康愈，但这迟到的问候却给了我持久的温暖。钱先生和杨先生，平时极少交游，却笃于情谊。每次见到他们，总询问一些老友的安康，连小字辈也不放过，李健吾先生幼女和我在同一单位，她的工作、生活近况，时时是他们问起的话题。今春以来，我身体一直不好，可能钱先生他们又听说了。有次与杨先生通话，请她代向钱先生致候，正要放电话时，杨先生却说：锺书要和你说话。钱先生在电话中关照我：“注意身体，别丢了笔。”我只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还能说些什么呢！钱先生和杨先生性格各异。杨先生对人的亲切初识就能明显感受到，而钱先生待人的亲切初识也不难细心体验到，他们挂念着许多前辈、同辈、晚辈朋友，他们也为许多前辈、同辈、晚辈朋友在挂念着。

十多年来，我同钱先生夫妇有着不间断的往来。不频繁，也不稀疏。或书信，或电话，或登门，在春天，在夏天，在秋天，在冬天。最初想去看他们，都是先写信预约。记得1979年5月，钱先生访美归来，我写信去，没几天就收到他的回信，告正集中“总结”，“暂勿枉驾，以免相左”。之后，每次去看钱先生，都是电话同杨先生约，有时也有突然造访的。时间一般在他们午休之后，有次我去西城开会，想起钱先生正在病中，午饭后去看望他。上楼时，发现才下午两点，他们还在休息，便冒雨转身返回报社了。

仅有一次，我是明知钱先生不情愿而硬着头皮前往的。1985年，当时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的林涓小姐来北京，很想采



听钱锺书、杨绛夫妇闲谈（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）

访钱先生。林小姐在香港和北京采访过大陆不少文坛名将，惟独没有机会见钱先生。她知道钱先生不愿接受记者采访，便托我帮忙。我将她的希望在电话中转告了钱先生，钱先生警觉地说：这不分明是引蛇出洞吗？谢谢她的好意，这次免了。林小姐见难而上，非见不可。逼得我只好建议她采用“突然袭击”的战术，我怕钱先生生气，当场让客人下不了台。原以为会先见到杨先生，求她疏通疏通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杨先生比钱先生更随和更好通融。偏不巧，开门先见到的是钱先生。关于这次“突击”，林小